

2022林清玄散文（通用）

作者：有故事的人 来源：范文网 www.wtabcd.cn/fanwen/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zuowen/1693922935723282.html>

范文网，为你加油喝彩！

钱钟书的这些名言 句句戳人心

2022林清玄散文（通用）

2022林清玄散文（通用15篇）

在生活、工作和学习中，大家一定都接触过散文吧？散文的宗旨是文笔一定要优美，文章一定要流畅。“形散而神不散”。那么你真的知道要怎么写散文吗？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2022林清玄散文，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
林清玄散文 篇1

有一个人来问我关于前世的问题，说他常常在梦里梦见自己的前世，他问我：“前世真的存在吗

？”

前世真的存在吗？我不能回答。

我告诉他：“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昨天的我是今天的我的前世，明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的来生。我们的前世已经来不及参加了，让它去吧！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来生，就掌握今天吧！”

前世或来生看起来遥远而深奥，但我总是相信，一个人只要有很好的领悟力，就能找到一些过去与未来的消息。

就好像，我们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坏习惯与坏思想，就会发现自己在过去是走了多么偏斜的道路。我们如果愿意去测量，去描绘心灵的地***，也会发现心灵的力量推动我们的未来。

因此，一个人只要很努力，就可以预见未来的路，但再大的努力也无法回到过去。

所以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现在。

我对那时常做前世梦的朋友说：“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前世的梦，还不如活在真实的眼前。”真的，世人很少对今生有恳切的了解，却妄***去了解前世，世人也多不肯依赖眼前的真我，却花许多时间寄托于来世，想来令人遗憾。

林清玄散文 篇2

一位烦恼的妇人来找我，说她正为孩子的功课烦恼。

我说：“孩子的功课应该由孩子自己烦恼才对呀！”

她说：“林先生，你不知道，我的孩子考试考第四十名，可是他们班上只有四十个学生。”

我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会很高兴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你想想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孩子不会再退步了，他绝对不会落到第四十一名呀！”我说。妇人听了展颜而笑。

我继续说：“这就好像爬山一样，你的孩子现在是山谷底部的人，惟一的路就是往上走，只要你停止烦恼，鼓励他，陪他一起走，他一定会走出来。”

过了不久，妇人打电话给我，向我道谢，她的孩子果然成绩不断往上爬。

我想到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，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，许多走进山谷的人所以走不出来，正是他们停住双脚，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。

林清玄散文 篇3

药山惟俨禅师有一次和弟子参禅的时候，弟子问他说：“达摩未到此土，此土还有祖师意否？”

药山说：“有。”

弟子又问：“既有祖师意，又来作什么？”

药山说：“只为有，所以来。”

对禅宗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，“祖师意”就是“祖师西来意”，或简称“祖意”，是指教别传的禅，也就是直指心印的禅。在禅宗弟子的心目中，可能或多或少会生出这个念头：禅宗为什么是中国特有的产物，在印度反而没落呢？我们称达摩(古籍又作达磨)为禅宗的初祖，那么，在达摩还没有来中国之前，中国有没有教外别传或直指心印的禅呢？

对这一点，药山惟俨肯定地说明了，在达摩未来之前，中国有了禅。既然有直指心印的禅，达摩又来做什么？

“只因为中国有禅，达摩才来呀！”这话里含有许多玄机，一是禅是人所本有的，达摩只是来开发而已。二是如果没有能受传的人，达摩如何来教化别传、直指心印呢？三是中国会发展禅宗，根本是因缘所成。

达摩未来中国之前，或在达摩前后，中国就有一些伟大的禅祖，像竺道生法师、道房禅师、僧稠禅师、法聪禅师、南岳思禅师、天台智大师等等，他们虽不以“禅宗”为名，所修习的却是禅法，可见在达摩禅师还没有到中国传禅法，中国禅已经萌芽，正如酝酿了丰富的油藏，达摩祖师来点了一把光明的火把，继而火势旺盛，就照耀了整个中国。

即使在达摩之后，禅宗之外的宗派也出过伟大的禅师，例如天台宗的左溪玄朗、华严宗的清涼澄观和圭峰宗密，以及没有任

何宗派的昙伦禅师、衡岳善伏禅师等等。这一点使我们相信不只是禅宗里才有禅，也进一步说明了在达摩祖师之前，禅就在中土存在了。

禅是怎样存在着的呢？我们再来看一段药山惟俨禅师的故事。朗州刺史李翱很仰慕药山的大名，一再派人请他来会面，药山禅师相应不理，李翱只好亲自到山里去拜谒，禅师却仍然看着手里的经，连一眼也不看刺史。

李翱的侍者很心急，就对药山说：“太守在此。”药山仍然不应，李翱看他如此无理，就说：“唉！真是见面不如闻名。”

禅师这时才开口说：“太守！你怎么贵耳贱目呢？”李翱听了有悟拱手道谢，又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禅师用手指指天上又指指地下，问说“会了吗？”“不会。”禅师说：“云在天，水在瓶。”

李翱欣然作礼，而作了一首有名的偈：

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；

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

禅的存在是多么明白呀!是像白云在天上、水在瓶里一样的自然本有，只是有人看青天看不见白云、看瓶子没看到水罢了。

我现在来仿本文开头的公案，就更明白了：

有人问我：“人还没有学禅时，他心里有没有禅？”

我说：“有。”

他又问：“既然有禅，又修行做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只因为有，才要修行呀！”

不修不学，怎么知道自己本来有禅呢？

林清玄散文 篇4

在公园里看两位老人下围棋，他们下棋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令围观的人都感到不耐烦。

第一位老人，很有趣地说：

“嘿!是你们在下棋，还是我在下棋?我们一个棋考虑十几分钟已经是快的，你知不知道林海峰下一颗棋子要一个多小时。”

旁边的老人起哄：“未见笑!自己比为林海峰。”

第二位老人，看起来很有修养地说：

“你们不知道，围棋要慢慢下才好，下得快则杀气腾腾，不像是朋友下棋了。何况，当第一个棋子落下，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。一步一步塞满，等到围棋子满了，棋就死了，要撤棋盘了。慢慢下才好，慢慢下死得慢呀!”

这段看似意有所指的话，使旁边的老人都沉默了，看完那盘棋，都不再有人催赶或说话。

好的围棋要慢慢地下，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;不要着急把棋盘下满，也不要匆忙的走人生之路。

林清玄散文 篇5

我很喜欢一则关于苦瓜的故事：

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。

师父拿出一个苦瓜，对弟子们说：“随身带着这个苦瓜，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，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，放在圣桌上供养，并朝拜它。”

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河圣殿，并依照师父的教言去做。

回来以后，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，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，当作晚餐。

晚餐的时候，师父吃了一口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奇怪呀！泡过这么多圣水，进过这么多圣殿，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。”

弟子听了，好几位立刻开悟了。

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，苦瓜的本质是苦的，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；情爱是苦的，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，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，何况是凡夫俗子！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，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，因为它就是那么苦，这一个层次是永不会变的。可是不吃苦瓜的人，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。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，煮熟了这苦瓜，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苦，第二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！

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是这样的，时时准备受苦，不是期待苦瓜变甜，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，才是有智慧的态度。

林清玄散文 篇6

冬夜寒凉的街心，我遇见一位喇叭手。

那时月亮很明，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，他的影子诡异地往街边拉长出去。街很空旷，我自街口走去，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，我们原也会像路人一般擦身而过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条大街竟被他孤单凉寞的影子紧紧塞满，容不得我们擦身。

霎时间，我觉得非常神秘，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，塞得街都满了，我惊奇地不由自主地站定，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，他的脚步零乱颠踬，像是有点醉了，他手中提的好像是一瓶酒，他一步一步逼近，在清冷的月光中我看清，他手中提的原来是把伸缩喇叭。

我触电般一惊，他手中的伸缩喇叭的造型像极了一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，它的身躯盘卷扭曲，它充满了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，好像随时要吐出fu—fu—的声音。

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，斑驳锈黄色的音管因为有许多伤痕凹凸扭扭，缘着喇叭上去是握着喇叭的手血管纠结，缘着手上去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。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成点点星光，穿着一袭宝蓝色滚白边的制服，大盖帽也褶皱地没贴在他的头上，帽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老鹰——他真像一个打完仗的兵士，曳着一把流过许多血的***刀。

突然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，汽车从我的背后来，强猛的光使老人不得不举起喇叭护着眼睛。他放下喇叭时才看见站在路边的我，从干瘪的唇边进出一丝善意的笑。

在凌晨的夜的小街，我们便那样相逢。

老人吐着冲天的酒气告诉我，他今天下午送完葬分到两百元，忍不住跑到小摊去灌了几瓶老酒，他说：“几天没喝酒，骨头都软了。”他翻来翻去从裤口袋中找到一张百元大钞，“再去喝两杯，老弟！”他的语句中有一种神奇的口令似的魔力，我为了争取请那一场酒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最

后，老人粗声地欣然地答应：“就这么说定，俺陪你喝两杯，我吹首歌送你。”

我们走了很长的黑夜的道路，才找到隐没在街角的小摊，他把喇叭倒盖起来，喇叭贴粘在油污的桌子上，肥胖浑圆的店主人操一口广东口音，与老人的清瘦形成很强烈的对比。老人豪气地说：“广东、山东，俺们是半个老乡哩！”店主惊奇笑问，老人说：“都有个东字哩！”我在六十烛光的灯泡下笔直地注视老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竟在他平整的双眉跳脱出来几根特别灰白的长眉毛上，看出一点忧郁了。

十余年来，老人干上送葬的行列，用骊歌为永眠的人铺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，他用的是同一把伸缩喇叭，喇叭凹了，锈了，而在喇叭的凹锈中，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吹送了出去。老人诉说着不同的种种送葬仪式，他说到在案披麻衣的人群里每个人竟会有完全不同的情绪时，不觉笑了：“人到底免不了一死，喇叭一响，英雄豪杰都一样。”

我告诉老人，在我们乡下，送葬的喇叭手人称“罗汗脚”，他们时常蹲聚在榕树下磕牙，等待人死的讯息，老人点点头：“能抓住罗汗的脚也不错。”然后老人感喟地认为在中国，送葬是一式一样的，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听过音乐演奏，一直到死时才赢得一生努力的荣光，听一场音乐会。“有一天我也会死，我可是听多了。”

借着几分酒意，我和老人谈起他飘零的过去。

老人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豆田，他年幼的时代便在大豆田中放风筝，捉田鼠，看春风吹来时，田边奔放出嫩油油的黄色小野花，天永远蓝得透明，风雪来时，他们围在温暖的小火炉边取暖，听着戴毡帽的老祖父一遍又一遍说着永无休止的故事。他的童年里有故事、有风声、有雪色、有贴在门楣上等待新年的红纸，有数不完的在三合屋围成的庭院中追逐不尽的笑语……

“二十四岁那年，俺在田里工作回家，一部***用卡车停在路边，两个中年汉子把我抓到车上，连锄头都来不及放下，俺害怕地哭着，车子往不知名的路上开走……他奶奶的！”老人在车的小窗中看他的故乡远去，远远地去了，那部车丢下他的童年，他的大豆田，还有他老祖父终于休止的故事。他的眼泪落在车板上，四周的人漠然地看着他，一直到他的眼泪流干；下了车，竟是一片大漠黄沙不复记忆。

他辗转地到了海岛，天仍是蓝的，稻子从绿油油的茎中吐出他故乡嫩黄野花的金黄，他穿上戎装，荷***东奔西走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“俺是想着故乡的啦！”渐渐地，连故乡都不敢想了，有时梦里活蹦乱跳地跳出故乡，他正在房间里要掀开新娘的盖头，锣声响鼓声闹，“俺以为这一回一定是真的，睁开眼睛还是假的，常常流一身冷汗。”

老人的故乡在酒杯里转来转去，他端起杯来一口仰尽一杯高粱。三十年过去了，“俺的儿子说不定娶媳妇了。”老人走的时候，他的妻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，烧好晚餐倚在门上等待他回家，他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对她说。老人酗酒的习惯便是在想念他的妻到不能自拔的时候弄成的。三十年的戎马真是倥偬，故乡在***眼中成为一个名词，那个名词简单，简单到没有任何一本书能说完，老人的书才掀开一页，一转身，书不见了，到处都是烽烟，泪眼苍茫。

当我告诉老人，我们是同乡时，他几乎泼翻凑在口上的酒汁，几乎是发疯一般地抓紧我的手，问到故乡的种种情状，“我连大豆田都没有看过。”老人松开手，长叹一声，因为醉酒，眼都红了。

“故乡真不是好东西，发愁不是好东西。”我说。

退伍的时候，老人想要找一个工作，他识不得字，只好到处打零工，有一个朋友告诉他，“去吹喇叭吧，很轻松，每天都有人死。”他于是每天拿只喇叭在乐队装着个样子，装着，装着，竟也会吹起一些离别伤愁的曲子。在连续不断的骊歌里，老人颤音的乡愁反而被消磨得尽了。每天陪不同的人走进墓地，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呢？老人说是酒的滋味，醉酒吐了一地的滋味，我不敢想。

我们都有些醉了，老人一路上吹着他的喇叭回家，那是凌晨三点至静的台北，偶尔有一辆急驶的汽车呼呼驰过，老人吹奏的骊歌变得特别悠长凄楚，喇叭哇哇的长音在空中流荡，流向一些不知道的虚空，声音在这时是多么无力，很快地被四面八方的夜风吹散，总有一丝要流到故乡去的吧！我想着。向老人借过伸缩喇叭，我也学他高高把头仰起，喇叭说出一首年轻人正在流行的曲子：

我们隔着迢迢的山河

去看望祖国的土地

你用你的足迹

我用我游子的乡愁

你对我说

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

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

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

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

老人非常喜欢那首曲子，然后他便在我们步行回他万华住处的路上用心地学着曲子，他的音对了，可是不是吹得太急，就是吹得太缓。我一句句对他解释了那首歌，那歌，竟好像是为我和老人写的，他听得出神，使我分不清他的足迹和我的乡愁。老人专注地不断地吹这首曲子，一次比一次温柔，充满感情，他的腮鼓动着，像一只老鸟在巢中无助地鼓动羽翼，声调却正像一首骊歌，等他停的时候，眼里赫然都是泪水，他说：“用力太猛了，太猛了。”然后靠在我的肩上呜呜地哭起来。我耳边却在老人的哭声中听到大豆田上呼呼的风声。

我也忘记我们后来怎么走到老人的家门口，他站直立正，万分慎重地对我说：“我再吹一次这首歌，你唱，唱完了，我们就回家。”

唱到“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，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，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，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”的时候，我的声音暗哑了，再也唱不下去，我们站在老人的家门口，竟是没有家一样地唱着骊歌，愈唱愈遥远。我们是真的喝醉了，醉到连想故乡都要掉泪。

老人的心中永远记得他掀开盖头的新娘的面容，而那新娘已是个鬓发飞霜的老太婆了，时光在一次一次的骊歌中走去，冷然无情地走去。

告别老人，我无助软弱地步行回家，我的酒这时全醒了，脑中充塞着中国近代史一页沧桑的伤口，老人是那个伤口凝结成的疤，像吃剩的葡萄藤，五颜六色无助地掉落在万华的一条巷子里，他永远也说不清大豆和历史的关系，他永远也不知道老祖父的骊歌是哪一个乐团吹奏的。

故乡真的远了，故乡真的.远了吗？

我一直在夜里走到天亮，看到一轮金光乱射的太阳从两幢大楼的夹缝中向天空蹦跃出来，有另一群老人穿着雪白的运动衫在路的一边做早操，到处是人从黎明起开始蠕动的姿势，到处是人们开门拉窗的声音，阳光从每一个窗子射进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是惦记着老人和他的喇叭，分手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每次在凌晨的夜里步行，老人的脸与泪便毫不留情地占据我。最坏的是，我醉酒的时候，总要唱起：“我们隔着迢迢的山河，去看望祖国的土地，你用你的足迹，我用我游子的乡愁，你对我说，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，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。”然后我知道，可能这一生再也看不到老人了。但是他被卡车载走以后的一段历史却成为我生命的刺青，一针一针地刺出我的血珠来。他的生命是伸缩喇叭凹凸扭扭的最后一个长音。在冬夜寒凉的街心，我遇见一位喇叭手，春天来了，他还是站在那个寒冷的街心，孤零零地站着，没有形状，却充塞了整条街。

林清玄散文 篇7

一个青年为着情感离别的苦痛来向我倾诉，气息哀怨，令人动容。

等他说完，我说：“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呀！”

他茫然的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如果没有离别，人就不能真正珍惜相聚的时刻；如果没有离别，人间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。离别从这个观点看，是好的。”

我们总是认为相聚是幸福的，离别便不免哀伤。但这幸福是比较而来的，若没有哀伤作衬托，幸福的滋味也就不能体会了。

再从深一点的观点来思考，这世间有许多的“怨憎会”，在相聚时感到重大痛苦的人比比皆是，如果没有离别这件好事，他们不是要永受折磨，永远沉沦于恨海之中吗？

幸好，人生有离别。

因相聚而幸福的人，离别是好，使那些相思的泪都化成甜美的水晶。

因相聚而痛苦的人，离别最好，雾散云消看见了开阔的蓝天。

可以因缘离散，对处在苦难中的人，有时候正是生命的期待与盼望。

聚与散、幸福与悲哀、失望与希望，假如我们愿意品尝，样样都有滋味，样样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。

高僧弘一大师，晚年把生活与修行统合起来，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他的老友夏丏尊来拜访他，吃饭时，他只配一道咸菜。

夏丏尊不忍的问他：“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？”

“咸有咸的味道。”弘一大师回答道。

吃完饭后，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，夏丏尊又问：“没有茶叶吗？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？”

弘一大师笑着说：“开水虽淡，淡也有淡的味道。”

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表达弘一大师的道风，夏丏尊因为和弘一大师是青年时代的好友，知道弘一大师在李叔同时代，有过歌舞繁华的日子，故有此问。

弘一大师则早就超越咸淡的分别，这超越并不是没有味觉，而是真能品味咸菜的好滋味与开水的真清凉。

生命里的幸福是甜的，甜有甜的滋味。

情爱中的离别是咸的，咸有咸的滋味。

生活的平常是淡的，淡也有淡的滋味。

我对年轻人说：“在人生里，我们只能随遇而安，来什么品味什么，有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的。就像我昨天在一个朋友家喝的茶真好，今天虽不能再喝那么好的茶，但只要有茶喝就很好了。如果连茶也没有，喝开水也是很好的事呀！”

林清玄散文 篇8

我和一位朋友参观一处数有年代的古迹，我们走进一座亭子，坐下来休息，才发现亭子屋顶上刻着许多繁复、细致、色彩艳丽的雕刻，是人称“藻井”的那种东西。

朋友说：“古人为什么要把屋顶刻成这么复杂的样子？”

我说：“是为了美感吧！”

朋友说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整天抬头看屋顶呢！

“那么，是为了什么？”我感到疑惑。

“有钱人看见的天空是这个样子的呀！缤纷七彩、金银斑斓，与他们的珠宝箱一样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的说法，眼中禁不住流出了问号，朋友补充说：“至少，他们希望家里的天空是这样子

，人的脑子塞满钱财就会觉得天空不应该只是蓝色，只有一种蓝色的天空，多无聊呀！”

朋友似笑非笑地看着藻井，又看着亭外的天空。

我也笑了。

当我们走出藻井的凉亭时，感觉单纯的蓝天，是多么美！多么有气派！

水因有月方知静，天为无云始觉高，我突然想起这两句诗。

林清玄散文 篇9

在百货公司的玩具部，见到一个孩子因急着看玩具，急速奔跑而跌倒了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

旁边看着的大人都惊呼着：“这一下一定跌得不轻！”

没想到，那看来只有五六岁的孩子立刻跳起来，看着旁边一脸惊慌的大人，粲然地微笑，马上跑过去看他的无敌铁金刚了。

我对一起逛百货公司的太太说：“这如果是一个大人，可能立刻就要送医院急诊了。”

确实，如果我们像一两岁的孩子学步一样，整天跌倒，我们可能要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如果我们像五六岁的孩子整天冲撞倒地，可能要常常在医院挂急诊。

小孩子为什么一直跌倒而无碍呢？

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恐惧跌倒，也不抗拒跌倒，跌倒是必然的，站起来也就成为必然，大人又恐惧、又抗拒跌倒，一跌倒自然就受伤了。

另一个原因是，小孩子活在眼前，在站起来的那一刻，马上就把跌倒的痛楚忘记。

第三个原因是孩子的身心柔软，像是一只小猫一样，能在跌倒时减少伤害。

最后的原因，是要感谢天恩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给孩子一个面对跌倒的本事。

我从孩子跌倒而不受伤的那一幕，似乎找到一些哲学，在真实的生活里，我们也会跌倒，如果我们能不恐惧、不抗拒，活在眼前，身心柔软，常怀感恩之心，跌倒就不会受伤了。

林清玄散文 篇10

山上有一种蝉，叫声特别奇异，总是吱的一声向上拔高，沿着树木、云朵，拉高到难以形容的地步。然后，在长音的最后一节突然以低音“了”作结，戛然而止。倾听起来，活脱脱就是：

知——了！

知——了！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蝉如此清楚的叫着“知了”，终于让我知道“知了”这个词的形声与会意。从前，我一直以为蝉的幼虫名叫“蚰螬”，长大蝉蜕之后就叫作“知了”了。

蝉，是这世间多么奇特的动物，它们的幼虫长住地下达一两年的时间，经过如此漫长的黑暗飞上枝头，却只有短短一两星期的生命。所以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才会感慨：“惠蛄不知春秋！”

蝉的叫声严格说起来，声量应该属噪音一类，因为声音既大又尖，有时可以越过山谷，说它优美也不优美，只有单节没有变化的长音。

但是，我们总喜欢听蝉，因为蝉声里充满了生命力、充满了飞上枝头之后对这个世界的咏叹。如果在夏日正盛，林中听万蝉齐鸣，会使我们心中荡漾，想要学蝉一样，站在山巅长啸。

蝉的一生与我们不是非常接近吗？我们大部分人把半生的光阴用在学习，渴望利用这种学习来获得成功，那种漫长匍匐的追求正如知了一样；一旦我们被世人看为成功，自足的在枝头欢唱，秋天已经来了。

孟浩然有一前写蝉的诗，中间有这样几句：

黄金然桂尽，

壮志逐年衰。

日夕凉风至，

闻蝉但益悲。

听蝉声鸣叫时，想起这首诗，就觉得“知了”两字中有更深的含义。

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一边在树上高歌，一边心里坦然明了，对自己说：“知了，关于生命的实相，我明白了。”

林清玄散文 篇11

那天路过台南县白河镇，就像暑大里突然饮了一盅冰凉的蜜水，又凉又甜。

白河小镇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地方，它是本省最大的莲花种植地，在小巷里走，在田野上闲逛，都会在转折处看到一田田又大又美的莲花。那些经过细心栽培的莲花竟好似是天然生成，在大地的风好景里毫无愧色，夏日里格外有一种欣悦的气息。

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莲子收成的季节，种莲的人家都忙碌起来了，大人小孩全到莲田里去采莲子，对于我们这些只看过莲花美姿就叹息的人，永远也不知道种莲的人家是用怎么样的辛苦在维护一池莲，使它开花结实。

“夕阳斜，晚风飘，大家来唱采莲谣。红花艳，白花娇，扑面香风暑气消。你打桨，我撑篙，乃

一声过小桥。船行快，歌声高，采得莲花乐陶陶。”我们童年唱过的《采莲谣》在白河好像一个梦境，因为种莲人家采的不是观赏的莲花，而是用来维持一家生活的莲子，莲田里也没有可以打桨撑篙的莲舫，而要一步一步踩在莲田的烂泥里。

采莲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分，一个个采莲人背起了竹篓，带上了斗笠，涉入浅浅的泥巴里，把已经成熟的莲蓬一朵朵摘下来，放在竹篓里。采回来的莲蓬先挖出里面的莲子，莲于外面有一层粗壳，要用小刀一粒一粒剥开，晶莹洁白的莲子就滚了一地。

莲子剥好后，还要用细针把莲子里的莲心挑出来，这些靠的全是灵巧的手工，一粒也偷懒不得，所以全家老小都加入了工作。空的莲蓬可以卖给中药铺，还可以挂起来装饰；洁白的莲子可以煮莲子汤，做许多可口的菜肴；苦的莲心则能煮苦茶，既降火又提神。

我在白河镇看莲花的子民工作了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种莲的人就像莲子一样，表面上莲花是美的，莲田的景观是所有作物中最美丽的景观，可是他们工作的辛劳和莲心一样，是苦的。采莲的季节在端午节到九月的夏秋之交，等莲子采收完毕，接下来就要挖土里的莲藕了。

莲田其实是一片污泥，采莲的人要防备田里游来游去的吸血水蛙，莲花的梗则长满了刺。我看到每一位采莲人的裤子都被这些密刺划得千疮百孔，有时候还被刮出一条条血痕，可见得依靠美丽的莲花生活也不是简单的事。

小孩子把莲叶卷成杯状，捧着莲子在莲田埂上跑来跑去，才让我感知，再辛苦的收获也有快乐的一面。

莲花其实就是荷花，在还没有开花前叫“荷”，开花结果后就叫“莲”。我总觉得两种名称有不同的意义：荷花的感觉是天真纯情，好像一个洁净无瑕的少女，莲花则是宝相庄严，仿佛是即将生产的***。荷花是宜于观赏的，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朋友；莲花带了一点生活的辛酸，是种莲人生活的依靠。想起多年来我对莲花的无知，只喜欢在远远的高处看莲、想莲；却从来没有走进真正的莲花世界，看莲田背后生活的悲欢，不禁感到愧疚。

谁知道一朵莲蓬里的三十个莲子，是多少血汗的灌溉？谁知道夏日里一碗冰冻的莲子汤是农民多久的辛劳？

我陪着一位种莲的人在他的莲田梭巡，看他走在占地一甲的莲田边，娓娓向我诉说一朵莲要如何下种，如何灌溉，如何长大，如何采收，如何避过风灾，等待明年的收成时，觉得人世里一件最平凡的事物也许是我们永远难以知悉的，即使微小如莲子，部有一套生命的大学问。

我站在莲田上，看日光照射着莲田，想起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恐怕是莲民难以享受的境界，因为荷残的时候，他们又要下种了。田中的莲叶坐着结成一片，站着也叠成一片，在田里交缠不清。我们用一些空虚清灵的诗歌来歌颂莲叶何田田的美，永远也不及种莲的人用他们的岁月和血汗在莲叶上写诗吧！

林清玄散文 篇12

搭朋友的便车，去看另一个朋友，车子先走敦化南路，转南京东路，再转中山北路。

我正注视窗外流过的人、车、树木，开车的朋友突然指着窗外的大楼说：“你看这些人多么有钱

，有很多大楼是属于同一个财团，甚至是同一个人的。”言下颇有羡慕之意。

“那有什么好呢？背了愈多的财富，放下就更难呀！”我说。

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拥有百亿资产，七十岁以上的人，还有很多人每天烦恼去何处开工厂；清晨就要赶去早餐会报；中午要看股票行情；连在路边散个步、吃一碗蚵仔面线也不可得了呀！

“像我们没有财富的背累，又没有权势要争夺，也不必拼命去博取名望，想和朋友喝茶就可以出发才是最幸福的。”我一说，朋友露出了笑容。

我告诉朋友，我在年纪尚小的时候，常在田间帮忙农作，要扛着稻谷或挑着香蕉在田埂行走，大人的教导里，最重要的一项是放下和提起同等重要，扛起时没有顺势而为，就会“煞到中气”，放下时没有顺势而为就会“闪到腰子”，都是非常严重的。

你看！冬日难得的晴天，放下对财富、权势、名声的营谋，去喝今年难得的冬茶，真是感到幸福。

或者，有百亿资产者也有我们不知的幸福，我们用不着知道，只要我们深知放下的幸福也就好了。

林清玄散文 篇13

坐计程车，司机正好是我的读者。在疾驶的车上，他问我：“林先生，请问你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这是第一位问我关于生命意义的计程车司机，一时之间使我怔住了。

我的脑海浮现出我读中学时，学校大礼堂门口的对联。

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。

如果一个人的生命，在一生中都没有开展，没有对世界有益，那么他就白活了吧？

我对计程车司机说：“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，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。”

当我这样说着，车子正好穿过有美丽行道树的仁爱路，我看到春天的木棉花是多么美呀！

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，是为自己开一朵花；我们奉献世界的心，是为世界开一朵花。

林清玄散文 篇14

有时候回想起来，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，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。小时候我的身体差、毛病多，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，就是祈求我的健康。为了让我平安长大，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，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，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。

我不只是身体差，还常常发生意外。3岁的时候，我偷喝汽水，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(夜里点灯用的臭油)，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昏死过去了。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，那天是大年初二，医生全休假去了，母亲急得满眼泪，却毫无办法。

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，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我吞下去，又有了呼吸，眼睛也张开了。直到你睁开眼睛，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。母亲一直到现在，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，还心有余悸，好像捡回一个儿子。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，跑了将近10公里。

由于我体弱，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，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，抓药来给我补身体，可能是补得太厉害，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，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，哭得死去活来。那一阵子，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、有好药，都要跑去看，足足看了两年，什么医生都看过了，什么药都吃了，就是好不了。有一天，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，说开刀可以治疝气，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，还是送去开刀了。开一刀，一个星期就好了。早知道这样，两年前就送你开刀，不必吃那么多的苦。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，当然是指我而言，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，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。

过了一年，我的大弟得小儿***，一星期就过世了，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。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，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，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并且在那几年，对我特别溺爱。

例如，那时候家里穷，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，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(就是四片)。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，她不用刀子，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，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，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。每次吃鸡蛋，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。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，一个苹果切12片，她也会给我两片。有斩鸡，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。

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，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，变得非常健康，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，功课也变得十分好，很少读到第二名。我母亲常说：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，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，要哭到天黑才回家，真是死脑筋，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？

但身体好、功课好，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。那时我性格古怪，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，都是自己一个人玩，有时自己玩一整天，自言自语，即使是玩杀刀，也时常一人扮两角，一正一邪互相对打，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，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。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，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。

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，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。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，我就坐在后面看你，那样看了一下，后来我忍不住流泪，心想：这个孤怪囡仔，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，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。后来天黑，你从外面回来，我问你：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？你说：我在等煮饭花开，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。这真是奇怪，我养一手孩子，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。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，煮饭花就是紫茉莉，总是在黄昏时盛开，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，就坐一下午等它开。

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，母亲因为会晕车，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她常说：出去好像丢掉，回来好像捡到。但每次我回家，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，拼命给我吃，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。我有一次回到学校，打开背包，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、枣子；一罐奶粉、一包人参、一袋肉松；一包她炒的面茶、一串她绑的粽子，以及一罐她亲手腌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。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。

那时我住在学校，每次回家返回宿舍，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，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，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一直到现在，我母亲还是这样，我一回家， she 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，就好像台北闹饥荒，什么都买不到一样。有一次我回到台北，发现包包特别重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。我打电话给她，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，她说：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！

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家愈来愈远，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，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，陪我去搭车，抢着帮我付车钱，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。车子要开的时候，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，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，看了令人心碎。

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。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，只有大哥侍奉母亲，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，但一想到母亲，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。

母亲常说：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，但只要坚持，就可能实现。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，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，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，并且懂得坚持，光是这一点，使我后来成为作家。

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，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，成为作家的母亲，她对乡人谈起我时，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、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。

林清玄散文 篇15

去年圣诞节，在电视上看到教宗保禄六世在梵蒂冈的子夜弥撒中“奉香”。

那是用一个金钵装着的檀香，正点燃着，传说借着这一盏馨香，可以把于民们祈祷的声音上达于天庭。我看到教宗提着香钵缓缓摇动祈祷，香烟袅袅而上，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。突然想起幼年的一件往事，当我知道佛教道教以外，还有天主教基督教时，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。

有一次我问父亲，基督教天主教到底与我们的佛教道教有什么不同呢？父亲漫不经心的说：“他们不拜拜，也不烧香。”这个回答大抵是对的，但后来我发现，“祈祷”在本质上与“拜拜”并无不同，只是一直不知道西方宗教是不是烧香。

当我看到教宗在圣坛上烧香，那种感觉就使我幼年的经验从遥远的记忆长廊中浮现出来。教宗手上的一盏香与插在祖宗神案前的香，在深一层的意义里是相同的，都是从平凡的人世往上提升，一直到我们向往的天庭。

有一回我到印度庙里，发现古老的印度宗教也是焚香的。

为什么焚了香以后，大上的诸神就知道我们的心愿呢？这个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依我推想，在无形中上升的烟，因为我们不知它飞往的所在，只看它在空中散去，成为我们心灵与愿望的寄托。

焚香是最奇怪的，不论何时，只要看到一住香，心灵就有了安定的力量；相信那香不只是一缕烟，而是在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神借着那一缕烟，聆听了我们的声音。

一位朋友从外国回来，送我一束西藏异香，香袋上写满了迂延扭曲的西藏文。由于它来自天寒的

北方，辗转那么不易，使我一直舍不得点燃，好像用了以后，它烧尽了，就要损失什么一样。

春天以来，接连下了几十天的雨，人的心如同被雨腌制了，变酸发霉了，每天在屋子里绕来绕去，真是令人气闷。

打开窗，那些春雨的细丝随着微风飘进屋来，屋子里总是有着濡湿的气味，有一天，我心爱的一株麒麟草的盆景，因为连日的阴雨而有了枯萎的面貌，我看着麒麟草，心中突然感到忧愁纷乱起来。

我从柜子里取出那一束西藏异香，在香案上点了一支。那香比一般庙里的香要粗一些，它的烟也是凝聚着的，过了三尺的地方就往四周散去，屋子里猛然间弥漫着一股清香。

香给人的感觉是温馨而干燥的，抗拒着屋内的潮湿。我坐在书桌前，不看书，也不工作，只是静静的冥想，让自己的心思像一支香凝聚在一起，忧郁与纷乱缓缓地淡去了，心慢慢的清醒起来。

我是喜欢雨的，但雨应该是晴天的间奏，而不能是天气的主调；一旦雨成为天气的主调，人的心情也如雨一样，交错着找不到一个重心。然而老是下雨也是无可如何的事，这时就在屋里点一支香吧！

一支香很小，却像大雨的原野里有一座凉亭，为我保有了一块干净的土地——那时是，在江南的雨势里，还有西藏草原的风情。

喝茶常常不是为了解渴，而是为了情趣，尤其是喝功夫茶，一具小小的杯子，不能一口饮尽，而是一点点细品。

所有的茶里我最爱冻顶乌龙。冻顶不像香片那么浮，不像清茶那么涩，不像普洱那么苦，也不像铁观音那么硬；它的味道是拙朴的，它的颜色是金澄的，可以细细地品尝。

有一位朋友知道我爱冻顶，送来了一罐收藏多年的陈年冻顶，罐于上写了“沉香”两个字，沉香的色泽比冻顶要浓，气味却完全改变了。乌龙虽拙，还是有一点甘香，沉香却把甘和香蕴藏起来，只剩下真正的拙，丝毫没有火气，好像是从记忆中涤滤过的；记忆有时是无味的，却千叠万壑的幽深，让人沉潜其中，不知岁月的流转。

中国人说开门七件事“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”，茶是敬陪末座，我觉得如果有“沉香”喝，它就往前蹿升，可以排到前面的位置。

最好的当然是在雨天，屋里点起一炷香，当微雨如星芒在屋外浮动时，泡一壶沉香，看烟香袅袅，而茶香盈胸，那时真可以做到宠辱皆忘的境界。

更多 实用文体 请访问 https://www.wtabcd.cn/fanwen/list/93_0.html

文章生成doc功能，由[范文网](#)开发